



光緒辛巳重鑄

張仲景  
尤在涇  
先生  
纂注  
原本

金匱要略心典

崇德書院藏板

今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  
間。次東垣。次丹谿。且曰仲景專於傷寒。自  
有明以來。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竊嘗考神  
農著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臣佐使之  
劑。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  
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數方。是已。迨  
商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  
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  
於禁方。而其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

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為一。自林億等校刊。遂分為兩焉。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曰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

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况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尚得為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畧。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滙集成書。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括樓桂枝湯。乃桂枝加括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括樓湯。而曰括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即桂枝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為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曰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鮮效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

貫草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已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本草。惟神農本經為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反失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輒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為信然。嗟乎。天

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症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竒中。居恒歎古學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曰取金匱要略。發揮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



旨已傳。雖此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君與余有同好。屬為叙。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日所嘗論說者識於端。尤君所以註此書之意。亦謂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叙

自序

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爲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驚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爲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爲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

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  
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  
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  
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  
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臟腑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  
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  
既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  
爾。雖然。劉氏援龍。宋人刻楮。力盡心殫。要歸罔用。余之  
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卽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  
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己酉春日。飲鶴

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軒

金匱心典卷上

漢張仲景著

吳門尤怡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

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  
準此。

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  
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實脾者。助令氣王。使不  
受邪。所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  
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  
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  
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以辛補者。所以助其用。補用  
酸者。所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  
千金所謂心王。則氣感於肝也。益用甘味之藥。調之。

者。越人所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實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縱火以刑金之謂。果爾則是所全者少。而所傷者反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虛。及其子。何制金強木之有哉。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臧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臧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故治肝實者先實脾土。

披音負不讀  
披音解知字  
披音解知字  
披音解知字

疾音疾  
疾音疾  
疾音疾

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虛者。直補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虛實並舉之要旨也。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謬執甘先入脾之語。遂略酸與焦苦。而獨於甘味。曲窮其說。以為是即治肝補脾之要妙。昔賢云。詖辭。知其所蔽。此之謂耶。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容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



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出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八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則無以變易而長養。然有正氣，卽有客氣；有和風，卽有邪風。其生物害物，竝出一機。如浮舟覆舟，總爲一水。故得其和，則